抗戰日報

地址：山西興縣　丙戌年四月十一日

第一〇八八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四月廿六立夏　廿二小滿

通知

特約通訊員，通訊員同志：接行署通告，自五月一日起，一切函件均須黏貼郵票，茲爲減少各地通訊員投寄稿件困難及簡便手續，本社特與晉綏郵政管理局商妥，各地、各縣區通訊員寄遞稿件，可免貼郵票，但須於信封上寫明寄往「興縣抗戰日報採訪通訊部」或「興縣晉綏大衆報通訊科」收，註明「新聞稿」字樣，並將信封之左上角剪一缺口，再送交郵局。至投寄稿件所需之郵費，由報社負責，按月與郵局清算支付，特此通知。

抗戰日報社
晉綏大衆報社 同啓

三分區工作團在新解放區
協助地方幹部發動群衆
群衆歡送他們時說：「你們走了，法令給我們留下了，我們要繼續進行工作。」

（本報訊）三分區爲了協助地方幹部，開展新解放區的減租和反貪污工作，深入的發動羣衆，於三月二十六日組織百餘人的工作團下鄉，至四月中旬經過二十天的努力，工作獲得很大成績。他們在不誤生產的條件下進行工作，根據他們所進行過的十個自然村的統計，在發動羣衆減租運動中，共有廿一戶地主依法退租，應得退租的佃戶五十六戶，此外還發現尚待減租的佃戶三十六戶；反貪污退三十四石二斗，貪污款三十六萬七千零四十八元，已發現而尚未清理的十餘戶。在減租過程中，同時進行了保佃和回贖，共保佃土地三百七十畝，十二戶回贖土地七十餘畝。根據工作團同志的經驗，認爲工作團協助地方幹部，突破中心點來開展工作是今後應廣泛採用的有效方法，經過他們開展工作的村子，周圍許多村莊工作都繼續開展起來，幹部和積極份子學到了依據政府法令來進行說理鬥爭。在工作進行中發現有些村以下的政權和羣衆團體幹部，在工作中不僅不起推動作用，而且起了阻礙作用。工作團爲打下今後的工作基礎，在各村幫助建立起了核心的領導，深入改造了政權和農會，新的積極份子參加了領導。這樣的結果，工作團同志走後，工作仍然繼續進行，羣衆在歡送時候說：「你們走了，法令給我們留下了，我們要繼續進行工作」。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個別的地區，整幅中平和教育結合起來，產生了些不適當的作法；在田家會被開除的十四個農會會員中，其中即有五六個僅僅是在這次減租鬥爭中沒有發表意見，後來感到不適當，才決定他們重新恢復會籍。

生產睡覺都和群衆一起 會要開但要儘可能少開

爲了使生產與其他工作相結合，工作團亦創造了新的經驗：他們認爲在新解放區進行工作，完全不開會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儘可能的少開，原則上是多個別了解少開會，多開小組會少開大會，白天不開會晚上開會，快開快結束，會議時間不拉長。他們每到一村即先參加該村的生產，特別是幫助貧苦戶生產或參加一種集體的生產（如修水渠），和羣衆生產休息睡眠都在一起，從接近當中來發現問題和發現積極份子，向積極份子宣傳法令政策，再由積極份子動員其他個戶團結羣衆，然後根據發現的問題進行小組討論，問題成熟後，很多地方是召開一二次村民大會即解決了問題。在新解放區不少人存在有怕「變天」的思想及「良心」觀念，這些必須給以耐心的解釋，使羣衆相信只有自己覺悟和團結起來之後，才能保證住「天不變」，對被壓榨痛的人，要從他們親身所受的痛苦中去啟發。

平魯向陽堡羣衆
清算惡霸得地三千畝
政府貸糧幫助積極興修水利

（本報訊）平魯二區向陽堡羣衆掀起了向地主李鍾瑞的清算運動。李鍾瑞是該村一個會附敵的大地主，他和他的姪子李世棟，佔有全村土地的百分之三十四，計四千餘畝，而且多半是好地，另外還有荒地四百餘畝。羣衆這些土地，全村三分之二的農民，都處在他高額地租高利貸的剝削之下。四〇年後，敵人佔據了井坪村（距該村二十多里），他企圖偷偷維持敵人，私自刻下了僞村公所的圖章，後被發覺未逞。四二年在新政權領導下，羣衆進行了減租，煤工李日昌，貧農王饒介、南存小等都按法令減了租退糧兩石五斗，是年敵還竄食廠北，在楊壽坡村棄卜據點（距該村十里），李鍾瑞活動僞警把南、王兩人打得死去活來，搶走了兩石糧子和一垧地，又威脅李日昌：「八路軍在時你把我的租子要走了，現在我可向你要哩！」逼得李日昌把五斗租子全部又退給他。他本家叔父李鳳岐民國十八年欠他四石租子，利滾利除交了他兩石糧食兩個騾子以外，還欠他六石，他報告了敵人，把李鳳岐押了五天，搶走了他六垧半青苗，一頭牛、一頭驢。四四年以來他和日寇的勾結更加密切了，先後叫他的兒子當僞甲公所書記和僞村公所書記，對羣衆的敲詐也更變本加厲，按地畝出負担，他隱藏少報地畝，又不分地質好壞平均分配，羣衆被壓榨得喘不過氣來，誰都痛切的認識到：「全村有一個李鍾瑞，就得餓死一百個老百姓！」一三四二年他和他的姪子自種地三一三畝，在他的敲詐剝削下到四五年增加到五九四畝。但中農王作續都由四二年的二百畝減到一一三畝，貧農張文新由九十五畝減到二十畝。向陽堡的羣衆痛恨的說：「把你們的血紅體肝，幾時才能得夠呢？」平魯獲得解放以後，羣衆壓在心裏的深仇積恨，變成了行動，三月五日，在農會的領導下，一百七十多個農民向李鍾瑞進行了清算。李鍾瑞在大家積壓義憤下，不但不凡簡答覆羣衆的要求與質問，他還狡猾地說：「反正是咱八路軍的寬大政策，就是鄉些地，大家留多少算多少，不留也不要緊」。大家當場揭破他的陰謀，要他繼續算賬，並選出代表和他細算，算出歷年訛詐財物折合白洋一萬六千零五十四元。他顯得更無賴了，說：「反正就是這些驢，這些水，大家看的和吧！」並且羣衆根據政府的法令嚴予批駁，說明「我們並不是要沒收你的家產，而是要你欠的款還一」，要他自賠。李鍾瑞一切陰謀鬼計，在羣衆面前無法再施展了，最後給他一再要求以土地折價，公平折算了三千二百多畝地，窑洞七十六孔，牛一頭，土房二十三間，羊八隻及各種雜物，共合白洋一萬零七十八元，並抽老約一細，羣衆爲照顧他的生活，不足之數不要了，並給他留下好地二百多畝，荒地三百多畝，一位老農回憶起過去所受的壓迫，深深感嘆「窮人的寬大度量」，當場精神感動了李鍾瑞的兒子，當場向大家承認錯誤。在李鍾瑞騰房子的時候丟下了七十三元白洋，村主任當面還給了他，又向他說明政府的法令，算賬是算你的錯誤。他感動的說：「新政府是講道理的，說啥是啥」。在羣衆的討論下，把清算出來的土地賠償了所有受損失的農民，羣衆生產情緒異常高漲，政府又貸給貸糧八石，現正積極興修水利，如水利修成，當可增產糧食七百大石。（李富民）

本溪戰事移太子河南岸
國民黨軍傷亡達萬人

（新華社延安八日電）軍息：本溪方面，戰事中心現已轉移至太子河南岸。自上月底以來，本溪北面的國民黨五十二軍第五師第二十五師，西北面和西面的新六軍第十四師第廿二師，西南面的七十一軍第八十八師共五個師，以大軍向本溪發動總進攻，以大砲飛機猛烈轟擊，我守軍以寡敵衆，英勇抵抗，屢次擊破國民黨軍的進攻，並予以重大損失，僅號稱精銳的新六軍第廿二師即有一千餘人喪失生命，受傷數千人。總計國民黨軍五個師的傷亡在萬人左右。現我守軍已撤離本溪，堅守太子河兩岸陣地。

國民黨自停戰令頒佈以來
非法調動兵力達百萬人
新的全國大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
全國人民應奮起以謀有效的制止

（新華社延安八日電）權威方面消息：自一月十日停戰命令迄今，國民黨正規軍爲了繼續內戰而進行的師以上的調動，據已有番號的不完全統計，已達卅五個軍九十九個師，兵力達一百萬人以上，其餘未查明番號的師以下的調動及非正規軍及僞軍的調動尚不在內。調動範圍，僅就長江以北陝西以東而論，即包括江蘇，安徽、湖北、山東、河南、河北、山西、陝西、熱河、遼寧、吉北等十一省。與此同時發生的，則爲大量軍火的運輸，這些非法的調動，其態勢在於加强國民黨軍隊對各解放區的攻勢，充分表明了國民黨軍隊正在緊張的佈置着新的全國性的大內戰。按停戰命令第二項規定：「除另有規定者外，所有中國境內軍事調動一律停止，唯對於復員換防給養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之軍事調動乃屬例外」。並規定：「國民政府軍隊在上開規定下調動，應每日通知軍事調處執行部」。但上述一百餘萬國民黨軍隊的調動，完全不屬於第三項所開之「例外」，這些軍隊的調動，都是爲了準備新的內戰，且除極少數的例外，都是沒有通知執行部命令而私自秘密調動的。國民黨開入東北的軍隊，也都違反了停戰命令第一項「一切戰鬥行動立刻停止」的根本規定，因此也都是非法的，而且已經超過了協議的五個軍的數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東北與熱河冀東的國民黨軍，任意互相調動（進入東北的軍隊，在停戰協議上原只限於海運，並曾載入記錄），由遼寧調入熱河者達三個軍六個師（五十二軍的兩個師、十三軍的三個師與九十四軍的一個師），由熱河調入遼寧者達三個軍四個師（五十二軍兩個師，十三軍一個師與九十四軍的一個師），故熱河等地實際已被國民黨方面劃入東北內戰範圍。中國共產黨對於這些非法的調動，曾經無數次提出抗議，並且要求執行部予以制止和制裁，迫令調動軍隊返回原防，並且要求美軍方面停止對於這種調動的援助，但都未獲得應有的結果。現在國民黨軍隊正繼續進行着和準備着更多的調動。把這個事實與蔣介石堅持東北內戰並至西安新鄉漢口各地作內戰部署，白崇禧在徐州開封鄭州新鄉西安濟南各地作內戰部署，鄭東豫北蘇北山東等地形勢日趨緊張等事實聯系起來看，就可以知道新的全國的大內戰實已有一觸即發之勢，全國人民應警惕這一嚴重形勢，奮起以謀有效的制止，並要求三人委員會迅即採取辦法。（關於國民黨師以上正規部隊自停戰令發佈後之非法調動統計，見第三版）

雁門與平遙地區
我軍擊退閻軍進犯

（新華社五寨七日電）閻僞軍不斷向我雁門解放區各地侵擾。四月二十八日，崞縣僞軍六百餘，分兩路襲擊我駐石寺（崞縣城西北十里）之工作隊，將我民兵大隊長連忠義及武委會幹部擊斃，我隊員六名被俘，我軍被迫自衛，將敵擊退。在自衛戰鬥中，我傷亡十二人。四月三十日，朔縣僞「愛鄉團」六十餘侵犯我朔縣一半村（朔縣城東南二十里），並大肆搶掠，我軍當即進行自衛作戰，俘虜僞連長以下十八人，傷斃僞軍九名，繳輕機槍三挺，步槍十三枝，手槍一支。五月三日，寧武楊方口柳溝僞頭五百餘人向我前後條條澗之駐軍進犯，我軍被迫自衛，戰鬥四小時，予以重挫。

（新華社汾陽七日電）四月五日，平遙閻軍劉鋒濃部五百餘人進攻我城西諸浦村駐軍，我忠實遵守執行小組之調處，未予反擊。不料該部因此更張，以我爲可欺，竟於六日黃昏再次派兵五十餘人倫襲我達浦村駐軍，我軍憤激萬狀，乃奮起反擊，俘閻軍二十餘，繳輕機槍一挺，步槍二十餘支。

臨縣霍家嶺變工組
夏田種完發動大部耕過
節餘勞力用於開荒、捎煤等

（臨縣訊）臨縣霍家嶺今年的生產開好了。該村十四頭耕牛，其中九頭是自由集市買來的，就在這耕牛基礎上組織起變工組，進行了精耕細作。今年地消時便開始耕地，全村已種完夏田七百八十畝，秋田一千零七十畝也大部份耕完了。由於變工節省下勞動力，現在抽出了一個人到外面開荒地去了，長下的三個半勞力在外村變工給人家耕地。植樹也造成了運動，雖不完全統計，全村已種了二百五十六株，其中有青楊、柳、棗、洋槐、大桐樹等。這樣下來，今年全村能作到耕三餘一了。今年變工所以能搞好的原因，是因爲組內固定喂牛和常犁的人，而且有到民主的評議計工，尤其是霍記東組長領導的一組最好，他處處表現了大公無私，模擬具體情形訂出耕作次序，自己的地總是在後面耕，他們組有八個人，抽出四個人下煤窯，賺下的錢共同分配，組內凡事商商量量的，所以變工組很鞏固。（郭霖）

河曲巡鎮行政村
十分之八婦女參加紡織
家家棉田擴大一倍以上

（本報訊）「五四」節後，河曲巡鎮一帶男女老少一齊出動種棉。勞英宏才於五月三日對記者說：「全行政村兩千六百七十畝棉田，四天就可種完，但因昨天一陣細雨，棉田又會擴大，因爲有自然村就又到村公所默去八十來斤棉籽。」去年該行政村種棉一共不到一千畝，今年擴大近兩倍，這與紡織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現在全行政村有百分之八十的婦女會紡，每四個婦女之中有一個會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窮苦婦女在紡織中翻了身，伍鎮子因爲真棉花紡織，門吃狸大虧，因此今年家家棉田增加一倍以上。另外經過兩年試種，種棉技術已全部掌握，也是棉田迅速擴大的原因之一。預料今年棉花收下來，解決全行政村穿衣問題而外，還可有很大一部分棉花或布疋輸出。（雷行）

（本報訊）嵐縣縣府蠶科及民教館，爲了推廣植棉技術，幹部又帶頭領獎，城關羣衆於數日內種完棉田一百一十四畝。（刀戈）

嵐縣檢查春耕減租工作

（本報訊）嵐縣生產委員會初步檢查春耕會議，於四月二十四日結束，根據各區彙報，生產中如耕牛等大體上總得解決，但在組織生產中，沒有深入進行查租減租工作，是一個很大的缺點，這主要由於下列兩個原因：一、老解放區（一、五區）的區村幹部思想中認爲減租已徹底，所不注意繼續查租了，但事實上在寨家灘等村已發現並未減徹底。去年徵公糧時，其些地區明減暗不減，城內有一些情形，二區北村等村地主減租後又要回地，還有些地主藉口公糧沒辦法，偷偷摸摸轉出租地賣了，今春買戶要耕地，租戶不允許，發生爭執，這證明問題是不少的。二、新解放區，某些區村幹部，在單純的經濟觀點上，以爲反貪污反亂詐，一反就是多少錢，多少糧，多少意思，減租沒有多少意思。或者認爲嵐縣情形特殊，地主出租地很少，租佃關係不多。但據羣會討論的結果：出租地的少，但夥種地的很多，這比租佃還厲害。

生產中存在的問題，除了沒有很合理進行減租查租外，在領導上，某些區村幹部作風上存在強迫命令和自流現象，如一區某村幹部說：「變工是法令不變不行」，下馬鋪幹部說：「一有錢的有人有牛不用關領導，沒錢的沒牛棉，安置復員軍人，叫他幹甚？他要幹部，沒法領導。」不能種棉地區，開「爲了開展大規模生產運動，各區對今後工作作了如下佈置，主要者如：（一）普遍深入的開展大宣傳政府獎勵生產的政策法令，（二）在生產中貫徹減租查租，組織勞動力，鞏固變工互助，改正強迫命令和自流偏向，（三）組織紡織，整理變工合作，當前主要是突擊種棉。（戈）

保德棗林墕羣衆變工合作
耕種開荒副業同時並進

（保德訊）棗林村在變工組長楊其同志領導下，二十六戶已有十八戶參加了變工，共分兩個組，精耕細作和開荒同時進行，十八個勞動力中以八個人在家耕種全組三百來垧地，並保證鋤子三遍、地耕二次；六個人下磁窯掙錢，壞地增產五斗，六個人上山開荒四十垧，計劃每垧能收糧六石，另外兩個人是三頭毛驢，跑外趕腳。這樣勞力高度的發揮，預計可增產十六石，全村人都認識了變工的好處，變工組現正緊張的進行生產。（張瑞代、張發厚）

忻縣三交羣衆覺趙家園
砲台滿地翻作良田

（忻縣訊）忻縣解放區三交羣衆鎮壓就土地，才回來。十餘家羣衆把造惡霸人的砲台，恢復生產，羣衆把砲台地，翻作良田，三十餘家開墾村邊的荒地，地主王加光、王龍地。民兵王龍也親自參加，自衛隊長郭寧辭，自衛隊長王春組織變工，已開荒十餘畝。王吉杰的女人也天天拾糞。村莫的家，除開荒外，並興修水利，三交鎮也增加了，原計至種三交的水窯，劉三戶喂豬一口，現已走水，民兵王現兩戶平均喂一口，縣中獨自修理好水多，豬小雞的也很多。（牧雲山）

短評
讀三分區工作團新聞之後

根據今天本報一版三分區工作團在新解放區的新聞，以及其他地區經驗證明，工作團到新區協助開展工作，是一個必要的辦法。但是所有工作團的同志，必須嚴重注意防止與克服代替包辦的傾向，事事處處必須以幫助的又是學習的態度來貫徹民主作風與羣衆路線。

在新區，我們的村幹部，大多是剛剛起來的，工作能力經驗以及思想認識上都較差，這是很自然的現象，有個別投機不良份子混入，也是難免的，但大多數幹部都是好的或能進步的，因此，工作團的同志不能以看老區的幹部，來衡量或要求新區的幹部，應該時時刻刻以愛護與教育的觀點出發，熱情而耐心地對待他們，即就是對那些個別投機不良份子，也應該在無法教育改造或羣衆要求撤換時，然後再通過羣衆而適當處理之。要知道，正是因爲新區幹部質量尚差，需要幫助，才有派工作團去的必要，派工作團不是因爲不信任當地幹部，去代替他們開展某一項重要工作，而是爲在開展某一項重要工作中，以師傅帶徒弟的辦法提高他們，扎根打基礎，正如消息中所說明的，只有在各村建立了領導核心（也就是培養提高了幹部），工作團走了，工作才能繼續進行。過去工作中，這種經驗教訓已經不少：即工作團來了，轟轟烈烈，工作團走了，冷冷清清，減過租，也許又變成明減暗不減，甚至有的農民把地主退出的租子又送回去。有的地區因此造成以後開展工作的困難，所以工作團作風對頭不對頭，對一個新地區以後的工作關係很大。

從三分區工作團的消息中看，該團對這一點注意到了，而且有了成績，只是在個別地方，發生過不適當的作法，但雖然如此，仍應引起我們的注意，如在田家會下適當的開除了一些農會會員（雖然後來糾正了），尤值得好好檢討其原因等，得出經驗教訓，教育幹部，教育大家，如果消息中，能對這一點適當地多寫出來，這對讀者是很有意義的。

離石新解放區開展婦紡的經驗

楊典、芝如、左宣等

離石新解放區婦女大都沒勞動習慣，認爲男人養活，在初發動紡織時，婦女們說：「紡不了，從小沒學，年紀大了學也學不會。」有的說紡花沒車子，甚至怕學會紡公家織，不能得到。針對這些思想，一面進行過日子的算賬教育，講窮秋後的故事，打破勞動羞恥的思想。另是動員最貧苦的婦女和幹部先學紡織，用事實來影響，比如四區南莊任敏的女人，去年紡織除解決她一人穿衣外，還賺下三斗多塊錢，影響全村組織起六個紡織組。婦女部長馮王珍同志全家都紡，村少吃沒穿，靠紡織賣女子過日子的侯翁事實，來挨門挨戶教育羣衆，又親自教會王鶴英紡花，突破一點，再教旁人，不到四十天，果城即有三十二個婦女學會紡花。

在婦女不願勞動思想正在轉變，紡織得利的影響傳播出去，婦女們要求紡織的時候，領導上便着重解決工具等困難，推廣技術，推銷成品。如南莊組織兩個木匠制紡車，村裏照本賣給婦女。川民並評款及貿易局貸款的辦法解決棉花，並紡調換織，成立合作社給婦女們供給棉花，幫助賣布。婦女們情緒更高了。

在組織變工上要講究發揮民主。如一區下白霜行政村婦女變工，王明黃明始組織五個婦女組，其中有兩個不會織，規定每織一丈布的工頂紡棉花四兩（彈撥運）。有的女人怕吃虧，隔幾天討論一次，看有沒有吃虧的人，看誰的快慢，有了就改變。從今年陰二月初一到十九共織了七疋布，紡線十五個。村裏都說好，推動了全村紡織，連一向不紡織的男人們也要求紡花。全村和部份上經驗提高了。在發好的地方，羣衆的困難也解決了（如下白霜有七家用布換牛），家庭也比從前和睦，婦女在家庭的地位也提高了。

河曲城關克服紡織脫節現象
學勵精紡保證精織
提高紗價舉辦展覽會

（河曲訊）城關自前年提倡紡織運動後，紡織有很大的發展，參加紡織者總計有四百五十餘人。但到去年就沒有注意精紡精織，紡的線大都粗細不勻，織出的布質量低劣，其原因是：（一）沒有貫徹自紡自織自用的方針，布疋全係銷售市場，錢利也旺，於是羣衆只圖快多織多取利。（二）沒有獎勵精紡，把精紡工資訂得太低，如紡線五十餘人家織三丈二尺布，說後回一斤線紗一工讚了五工。這有以八尺布換了一斤的，因紡和織的工資太懸殊，紡線的都不願紡線，紡線的買線子織布，三個月內，由三十來架機子增加到九十七架，能紡頭等線的服毛女，也停止紡線，專顯織布，五六只的機布，大部停紡或轉向織布，使線子大爲減少，如紡織組二十一個組，只有十三個紡線的；線子來源唯有依靠向外村收買，外村好線都留下自用，收來的線子大都很壞，使布質量也爲降低。同時農村紡織發展了，頓布不好銷售，致使城關紡織，大受影響，幾乎完全停頓，爲了克服這種偏向的現象，首先組織精紡婦女十個先進婦女，向羣衆進行精紡精織的號召教育。李武板提出一個紡婦以九兩棉花紡了八丈布的事實進行教育，說明紡織的關係，精紡的好處，如沒有好線，織不成好布的道理，其次提高紡線價，規定頭等線每兩八十元，二等線六十元，三等線三十元，織布工資訂爲頭等紗每尺二十五元，二等紗三十元，並推動了精紡精織。又經過積極份子的宣傳動員，直到二十五個組，紡車一百八十八架，紡織婦女二百二十餘人，在一個半月內紡了五百四十斤線，織布三十二疋，爲了以實際材料，教育紡織婦女，貫徹精紡精織，於四月十六日，召開精紡精織展覽會，展覽各組優良成品，並提出一些織偏良的例子，如閻俊女由三百四十塊改進到二百……提高技術……今後每兩月進行一次精紡精織檢查……（楊樹成、張雲）

方山吉家莊務灘合作社
與灘主訂定十八年合同
修灘地百五十畝

（方山訊）三區吉家莊土地很少，今年在大生產號召下，羣衆熱烈從事開荒和興修水利，以便更多的增加糧食。首先把荒地一百二十餘畝全部開完，因土地不夠分配，又開始修水利，有一塊泉灘原是一片好水田，村主任李玉明同志號召大家討論，當即有二十三個人參加，成立了一個務灘合作社，選出正副經理後，他們找灘主訂了十八年的務灘合同，六年不出租，六年出小租，六年出大租，討論時採用小型變工的辦法，除了在灘上變工外，又和在家喂牛的一同變，農忙兩頭都不誤工，經過半月的努力，二十道大土壩已經修成了，今秋將出現一百五十畝好水田。另外有一道舊水渠坍毀多年，過去修水渠是按戶出工，貧苦羣衆吃虧太大，故無人修築，經過這次深入的動員後，才決定按新辦法修，跟工時按地多少出工，又規定按計工評工辦法，一天算一次賬，修渠制度公平了，大家的情緒很高，現已開始動工，將來七十二畝旱地變爲水田後，可增產糧食三十五石以上。（李康）

政府貸糧羣衆捐助
陽曲災區
春荒困難已克服

（陽曲訊）陽曲一、三兩區去年遭受嚴重災荒的四個行政村，今春有兄無力春耕之危，政府貸糧五十六石，及別處羣衆捐助雜糧二千二百多斤，僱耕牛四十多口，經過這等所辦的解決了。現該區四個行政村已播種蕎、豆等夏田五百多畝，並組成挖藥、編筐、背炭等小組，進行補助生產。（程曦云、張挺來）

民主與自由光輝首次照耀內蒙

察盟人民召開代表會議 成立地方性民族自治政府

（新華社張家口七日電）內蒙古、察哈爾盟五萬餘蒙漢人民，最近在張家口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了地方性的民族自治的盟政府，直接受察哈爾省政府領導。從三月十日起，各旗蒙漢人民會先後進行由下而上的普選，平民與喇嘛總管、旗長同樣有平等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以無記名投票產生了各旗的民主政府，並選出一一〇名代表（內有婦女代表二名）。當察盟人民代表大會在張家口隆重揭幕時，主席團索特拉木却爾致開詞謂：「三十多年來，察盟人民在大漢族主義的壓迫與封建統治下，痛苦萬分，幸賴八路軍、外蒙軍對日本侵略者英勇作戰，民主與自由才第一次在內蒙古土地上出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之下，經過內蒙人民的努力，今天得能產生察哈爾盟人民代表大會」。接着由雲不勤報告關於各旗、盟會及各旗政府成立經過。在朗讀內蒙人民領袖雲澤致大會書後，各代表踴躍登台講話。大會第二、三日熱烈討論地方自治、財政經濟、文化教育、政府工作、遊牧自由等提案共四十餘件。太左旗、廂白旗代表聯合提出開展生產、創辦小型工業，獎勵打獵、種菜，檢驗畜牧等提案，大會均一致通過。第四、五日進行選舉，選出陳炳宇、蔡劍嘯、索特拉木却爾、哈斯瓦其魯、×伯克扎布、羅吊生、依大瑪札布等九名為察哈爾盟政府委員。

國民黨當局 圖侵奪長蘆鹽場與寧河農場

（新華社遵化八日急電）國民黨當局近竟企圖侵奪冀東解放區著名之長蘆鹽場及寧河農場。該鹽場與農場均為八路軍於去年八九月間自日寇手中收復，數月來，投入巨資，悉意經營，努力生產，改善員工生活，成績甚大。乃國民黨軍突以武力侵佔位於塘沽東百里之鹽產集散地漢沽鎮，近復增援軍隊一千餘人，連前共集結達三千餘之衆，準備進佔全部鹽場。天津國民黨長蘆鹽務管理局復報告財政部稱：「請轉飭行部，設法令該地共軍撤出，以免影響鹽產。」此外，並大肆造謠汚蔑八路軍破壞鹽灘，積極製造進攻長蘆鹽灘的藉口。對於寧河農場，天津國民黨當局忽於上月二十一日派張希武何其文等員，帶憲警十二人，來寧河縣茶淀村（塘沽北四十餘里）找我民主政府農場負責人，商辦所謂「接收事宜」，態度蠻橫，宣稱：「該農場事變前為偽民黨所有，應歸國民黨接收。」實則寧河農場為日寇統治時代強奪民田徵發苦工所建立的，是用機器生產的新式農場，八路軍收復後，即將一部份私人田地歸還原主；公私合力經營，情形至為良好，農場經理林志對國民黨當局此種無理要求，當予嚴詞拒絕。聞國民黨反動派尚擬用武力侵奪，形勢甚為嚴重。

中央社借盜陵案惡毒造謠 冀東解放區政府嚴予駁斥

（新華社遵化八日電）慣於捏造誣衊的國民黨宣傳機關——中央社，自上月中旬起，即借盜陵案為題，製造惡毒謠言，公開誣衊冀東解放區，此間政府當局特予以嚴正駁斥。按日寇投降時，在馬蘭峪陵寢一帶，即發現少數匪徒，乘社會秩序紊亂之際，拆竊陵寢樹木、宮宅。八路軍冀東第十五軍分區及第三專署，當即派兵鎮守，並三令五申佈告週知，嚴禁盜毀，以期保護陵寢遺蹟。一月十日，國民黨軍竟協同偽軍猛攻冀東解放區腹地，冀東軍民忙於自衛，護陵部隊被迫撤於前綫，匪徒乃又乘機盜陵。在陵墓被盜後，冀東軍政當局即嚴加偵緝，當即破獲，除匪徒一部逃往平津一帶潛匿外，其餘主犯從犯多已捕獲，首犯趙匯永、劉思、李樹青、苟振國、穆貴先等六名即正法刑場。在逃人犯王紹先、王茂、楊芝草、關增會、張蔭中、石體等七名，亦通緝在案。其他從犯等，均依其情節輕重分別懲處，至此盜陵巨案眞情大白。乃中央社竟捏造謠言，大肆廣播，平津國民黨各機關報為之連篇累牘，企圖一手掩蓋天下耳目，嫁禍於人。但鐵的事實是冀東解放區軍民始終竭盡一切努力，保護清陵遺蹟。近來民主政府已專設護陵警察，嚴加保護，並號召附近居民協助看守。民主政府歡迎外界公正人士前來調查眞象。

×××××

停戰令後 國民黨軍師以上正規部隊之非法調動

（新華社延安八日電）茲將自一月十日停戰命令發佈迄今，國民黨正規部隊為了繼續內戰而進行的師以上的主要非法調動，列舉如下：

（甲）蘇魯山東方面的調動（九個軍二十一個師）：一、第一百軍兩個師，停戰令前由漢口運到南京鎮江一帶，僅有小部調至長江以北，於停戰令後，全部偷運蘇北泰縣，向我軍進攻。二、第四十九軍三個師於停戰令前，大部原駐蘇南京滬綫上，僅有小部調至長江以北，停戰令後，全部偷運長江北岸靖江、泰興、南通，向我軍進攻。三、第二十一軍三個師原駐皖南寧國，現正偷運長江口之崇明島，準備進攻長江口北岸之啓東。四、第二十八軍三個師，停戰令前原駐京滬綫，停戰令後，偷運徐州。五、第九十八軍兩個師，於停戰令前到達徐州，停戰令後，其預四師偷運東海新浦一帶。六、第八十八軍兩個師，於停戰令後由長江以南偷運至徐州後，又偷運徐州以西之碭山、黃口一帶；現正向徐州西南我蕭縣地區推攻中。七、第五十八軍三個師，於停戰令前由江西南昌調徐州，停戰令後，偷運皖北宿縣一帶。八、第七十三軍停戰令前原駐湖南，以後調至武漢，三月間，一部秘密空運濟南。九、第八軍三個師，停戰令前原駐青島至高密綫，停戰令後，偷運至高密以西濰縣昌樂一帶。

（乙）鄂豫方面的調動（五個軍十二個師）：一、第七十二軍三個師，於停戰令前原駐於贛西北修水、鄂東南陽新、通城一帶，停戰令後，其新十三師新十九師全部偷渡至長江以北鄂東黃陂、黃安，向我軍進攻，其三十四師最近亦由陽新偷運至長江以北鄂東之麻城。二、第六十六軍三個師，於停戰令前主力在平漢路西豫西南四望山進攻我軍，停戰令後，其一八五師、一九九師偷運至平漢路東豫東南信陽羅山一帶繼續向我進攻，其十三師於上月八日由鄂中的鍾祥偷運至鄂北的應山。三、第十軍三個師，停戰令前原駐陝南漢中，停戰令後，其二十師偷運至鄂中進攻大洪山我軍，現又調至豫西南的南陽，其軍部已調鄂北老河口。四、第四十一軍三個師，在停戰令前原在平漢路西大洪山四望山一帶進攻我軍，停戰令後，偷運平漢路東潢川光山，繼續向我進攻，現其主力集中豫東平漢路上信陽以北之明港以迄許昌一綫。五、第四十七軍兩個師，停戰前原在平漢路西大洪山一帶進攻我軍，停戰令後，偷運平漢路東之光山羅山，繼續向我進攻，現其主力集中羅山一帶，向宣化店我軍進行包圍中。

（丙）豫北陝西方面的調動（九個軍二十個師）：一、第五十五軍三個師，停戰令前原在豫東太康一帶，停戰令後，向北偷運至[illegible]路上的封邱、考城一帶。二、第六十八軍三個師，停戰令前在豫東封邱睢縣一帶，停戰令後，全部偷運開封一帶。三、第三十八軍三個師，停戰令前原在徐州以西至開封之綫，停戰令後，偷運至開封以西至鄭州之綫。四、第九十軍兩個師，於停戰令前原駐豫西洛陽，停戰令後，其五十三師偷渡至黃河以北，侵佔我黃河北岸的孟縣，後又到孟縣西北之坡頭，其六十一師亦於四月初由洛陽方面偷渡至黃河以北。五、二十七軍四十七師，停戰令前在鄭州，停戰令後，偷運黃河北岸之新鄉一帶。六、第三十二軍兩個師，停戰令前，在豫北之平漢路上的新鄉，停戰令後，向西偷運獲嘉、修武一帶向我軍進攻，現又有[illegible]。七、第三十軍三個師，於停戰令前在豫北汲縣，停戰令後，四月間向北偷運湯陰，準備向晉冀魯豫邊區我軍進攻。八、二十七軍三十一師，原駐陝西西安，三月間西調西北之邠縣，四月底又東調西安以東的渭南，後偷運山西。九、一四四師原駐西安西北之邠縣，四月底東調西安以東的華縣，後偷運山西。十、七十六軍二十四師，原駐隴海路西端之寶雞，四月間東調西安以北之三原。

（丁）山西方面的調動（十二個師）：一、六十六師七十二師暫四十六師，停戰令前在晉北忻州，停戰令後，偷運晉東南白晉綫，進攻我軍。二、騎一師停戰令前在太原，停戰令後，偷運晉東南白晉綫，進攻我軍。三、七十一師暫四十二師，停戰令前在晉西汾陽、孝義，停戰令後，偷運晉東南白晉綫，進攻我軍。四、暫四十師停戰令前在晉北忻縣，停戰令後，偷運平遙。五、暫四十五師，停戰令前在臨汾一帶，停戰令後，偷運晉南新絳，進攻新絳以東侯馬我軍，後又調至晉西隰縣。六、暫三十七師，停戰令前在臨汾一帶，停戰令後，又調至晉中平遙。七、暫四十四師，停戰令前在洪洞趙城，停戰令後，偷運晉南新絳，進擊侯馬我軍，後又調至霍縣趙城。八、七十三師，停戰令前在臨汾一帶，停戰令後，偷運晉南新絳，進攻侯馬我軍，後又調至趙城。九、暫四十八師，停戰後，偷運晉南新絳，進攻侯馬我軍，現仍在新絳。（未完）

滇西鳳儀縣國民黨軍 血洗吊草村屠殺數百居民

（新華社延安八日電）昆明訊：滇西鳳儀縣，於三月初發生國民黨軍隊血洗吊草村，屠殺數百和平居民的大慘案。當局對此消息嚴密封鎖，直到最近才有當地居民韓辛，投書昆明中國週報予以揭發。該書中稱：自從「十、三一」事變（即國民黨為消滅異己而發動的昆明事變）後，對敵人退縮的國民黨部隊在我們這裏落了脚，接着實行敵人慣用的清鄉政策，全部駐在我們鳳儀的輜重兵團，天天施展淫威，在吊草村外任意砍伐竹木，一部份士兵就進村來亂搶女人，好幾個姑娘和新婚婦都遭凌辱，村民不堪蹂躪，請保甲長勸阻，又挨了一頓毒打，惹得羣情憤激，為了自衛，和士兵發生鬥毆。這一來大官們認為侮辱「國軍」，於是兩個連的武裝士兵，配備着機關槍、衝鋒槍等美國武器，把整個吊草村團團包圍，不管男女老幼，一見人就殺，李家三歲的小美英，當被擊斃。還被殺了幾個孩子，二百多具屍首泡在大大小小的血泊中，傷者慘痛，震驚的呼號驚天動地。屠夫們還不滿足，又在「國軍」痛快的行動下，冒出了熊熊大火，火焰席捲了村莊。接着騰越上又在警備司令官王凌雲又命令捕人，並誣以「打軍人罪」，一定要把捕來的四五十人一齊槍斃而後甘心，幸得下關商會和縣參會竭力求恩担保，才未遂其獸慾。對此血案，作者大聲疾呼說：這種一次殘殺幾百同胞的獸行，「國軍」的德政，竟比日寇猖獗，實殘暴到不可想像了。

長春美記者飛瀋

（新華社延安八日電）北平訊：長春五位美國記者已於昨日下午二時三刻，由平飛往之美機全體飛抵瀋陽，另有在長春之中央日報記者邵慎之、新聞報記者趙世洵及正氣日報記者徐卓之三人亦隨機飛瀋。

青年黨與敵偽有過密切關係

（新華社滬電）上海出版之消息週刊第二期上載有一文，題名「由琦號說到曾琦」，作者與風，內謂：於青年黨，上海有許多人都知道它與敵偽有過密切關係。該黨中委趙毓松是偽政治會議委員兼偽部長，他是以青年黨代表資格參加的，青年黨否認了他的黨籍，因為他當了偽官，開除了他的黨籍；但由青年黨自己只好回答，實際上並無所知，其實據我們所知，趙到南京後即由偽財部撥給一筆黨費，每月三萬元，後增到十萬元，最後到十五萬元，曾琦到上海後又由周佛海撥領了一半，為此，曾引起許多內鬨。青年黨另一高級幹部李守常當過偽行政院司法部次長和憲法實施委員會之類等偽職，曾琦到上海後，就住在李的家中，出入與共。曾琦曾發過一冊青年黨三十週年紀念冊，在此書中，曾琦著有文章，其中講民主的固有，反對抗戰的也不少。曾總算到過南京，一次同去的還有青年黨中委閣作賓（即楚珍），曾在上海幾達二年。一五十歲的曾琦，娶了一個北洋老軍人的姪女為新太太，人們說老軍人與敵偽高等軍官有來往，他的證婚人是部長溫宗堯。

邵力子宣佈 國大秋涼後舉行

（新華社延安七日電）中央社南京三日訊：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邵力子，昨日上午三時在招待國民大會代表席上正式宣佈：國大將延至秋涼後舉行，所有到京代表，應於十日內各回原地。

豫北形勢緊張聲中 蔣介石曾飛新鄉 召集國民黨軍官訓話

（新華社邯鄲八日電）確息：豫北形勢緊張中，蔣介石突於二日由西安飛抵新鄉，召集國民黨軍營以上幹部講話，旋即飛往漢口。中央社漢口二日電稱：只說蔣由西安飛漢，對其在新鄉活動一節，隱諱不報，頗堪注意。

（新華社邯鄲八日電）平漢路上軍運頻繁，日前國民黨軍由新鄉附近抵鄉坦克十六輛、重砲五門。豫北國民黨軍，正積極進行兩宗南之一週駐突擊訓練之計劃。孟縣及孟津之九十軍，新鄉之八十五軍，滑縣之第一軍，專門進行攻擊訓練。道清綫之三十二軍，安陽之四十軍，湯（陰）淇（縣）之三十軍，則進行攻擊防禦與掃蕩之訓練。四日上午九時，由南飛來國民黨飛機一架，在邯鄲上空低飛偵察約一小時。

日民主陣線力量激長——鳩山組閣企圖失敗

社會民主黨片山應邀組閣　日共發言人提出三項要求

綜合報導：日自由黨鳩山組閣之企圖，已爲麥克阿瑟所拒絕，被指出他在一九二七—二九年內閣書記官任內，頒發過置反對黨於死地的「保安法」，以及他是侵略中國的幕後人。繼出組內閣的可能爲社會民主黨總書記片山哲。據美聯社稱：鳩山之被排除，乃現時日本輿論之勝利，日本輿論對鳩山是一貫敵視的。幣原爲了急於對付日益壯大的民主陣綫與人民的不滿，並圖緩和反動派內部的矛盾，據合衆社訊：「幣原已於五日請社會民主黨總書記片山哲組閣，片山於七日向記者稱：他企圖組一四黨聯合內閣，包括國民協同黨、自由黨、共產黨。但他又自行與幣原會談九十分鐘，並向幣原表示，他或將排除共產黨於聯合內閣之外。片山被請組閣消息傳出後，日各政黨均表明其態度，據美聯社訊：社會民主黨左翼份子堅主日共參加「民主政府」，排斥自由黨代表參加聯合內閣，並強烈批評片山違自與幣原會談。片山本人係社會黨內中間偏右派，他決定與自由黨充分合作，並認爲如無自由黨參加，勢難保持大多數。日共發言人稱：社會民主黨應邀同會組織反幣原內閣運動的四黨聯合委員會共商組閣問題，如果社會民主黨與各黨回頭談判，可能有進行黑市交易之嫌。發言人指出：日共縱然被邀入閣，是否參加，將取決於社會民主黨的政策，並提出如下三項要求：（一）實行「五一」節口號（按指重新起草新憲法及組織民主政府等）；（二）實行民主政綱；（三）阻止一切戰犯及其嫌犯入閣。進步黨、國民協同黨表示充分支持社會民主黨組閣；自由黨發言人則稱：該黨態度以新閣官員如何而定。

美煤工堅持罷工　已使官方畏懼增長

（新華社延安電）綜合華盛頓訊：美六十餘萬煤礦工人的罷工已進入第六週，由於資方之固執，迄今仍無解決希望，並已引起嚴重之結果。亞澤喜三日宣稱：煤炭缺乏之程度嚴重；杜魯門則稱之爲國家之災難。官方之畏懼與國會之領袖亦隨之增長，白宮於四日發表報告稱：煤礦工人罷工結果，使全國製造業工廠紛紛關閉，尤其鋼業已遭受嚴重打擊，今後之影響將將迅速遍及全國，共妨礙復員進行者，非一二月所能補救，不僅煤炭的存量已見枯竭，且其他依靠煤炭而生產之原料亦漸甚奇缺之象。美全國運輸業已縮減停頓之威脅，煤荒已使芝加哥、華盛頓與費城夜晚無光。白宮亦於六日恢復其戰時之燈火暗淡狀況。國防運輸處二日已頒佈緊急命令，規定自五月十日起，儘量減少鐵路之貨運，十日至十五日減少百分之二十，十五日以後減少百分之五十。命令指出：煤礦工人罷工已使鐵路之存煤數量幾等於零。

密勒氏評論報　抨擊國民黨當局　接收台灣腐敗不堪

（新華社延安電）據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一零一號社論抨擊國民黨當局於接收台灣後的種種腐敗情形時稱：「中國的台灣接收大員，却是國家的大恥辱」。在那裏，「腐敗的行政，持勢勒索以及公開的受賄，一切的渣滓就很快地集聚起來」。該社論又說：「在陳儀的政府下都是投機的自私自利者，他們的目的只是唯利是圖，整個工業工廠是呆滯了，他們的機器長了銹，一天一天地毀滅了；交通是無以形容地壞」。「因此，今天每一個台灣的人都混雜分辯出日本的奴役制，與乎中國人的所謂自由有何區別」。社論又稱：「今天即使是最大的樂觀主義者，也同意如果該島現在的統治繼續下去，一定會有不可救藥的危險發生。台灣的現狀裏埋藏着炸彈」。社論最後提出警告說：「選擇在乎國民黨政府，因爲台灣並沒有共產黨可以把責任諉諸他們身上，也沒有外國軍隊可以推說受了他們的威脅。」

小資料

日本社會民主黨自由黨國民同協黨

日本社會民主黨——是日本目前四大政黨之一。它在日本小資產階級和一部份工農中間，是有相當影響的，它的指導集團中，包括社會民主主義份子中的左派、右派和中間份子，包含成份十分複雜，在戰前，其內部鬥爭是十分激烈的。左派已與日共合作，參加了民主陣綫，成爲民主陣綫一支主力軍。右派份子中大部份則與反動份子結成聯盟，對民主陣綫運動進行破壞。以該黨總書記片山爲首的中派份子對民主陣綫口頭上表示「支持」，但在實際行動上却不即時參加。對日共領袖岡野進回國表示歡迎，但對日共四屆五中全會通過的新的民主鬥爭綱領，則又採取攻擊的態度。

日本自由黨——是代表日本產業資本和三井系金融資本的政黨，其總裁即鳩山一郎。該黨主張在天皇之下採取歐美的議會政治；對日共和民主陣綫勢力抱恐懼心理，並企圖抵制民主運動。一些在戰爭中遭受過損失的資本家，形成該黨左翼集團，他們要求打垮軍部和財閥的政治和經濟的束縛，對民主陣綫則採取觀望的立場；該黨的右翼份子全爲反動資產階級政客：他們與社會民主黨右翼結成反民主聯盟。

國民協同黨——是日本封建貴族和大地主的政黨，爲反民主陣綫柱之一。該黨首領千石興太郎，爲貴族院議員，是日本東北封建大地主的政治代表。其他中央委員都是大地主、貴族、地主世家的兒子。

四外長會議　討論對巴爾幹和約　對芬和約已獲一致

（新華社延安八日電）巴黎訊：四強外長七日舉行兩次會議，討論對羅、保、匈及芬蘭之和約；對羅和約未決，問題當於稍後再行討論。七日晨，討論對羅馬尼亞和約時，四強協議希特勒給予匈牙利之外西爾瓦尼亞應歸還羅國。下午會議中，關同意在六年或八年中付清此款。對芬之和約未遭任何[illegible]議，因其已由各外長代表製就，該草約將直接提交和會。又訊：保駐法公使七日晨向四強外長提出備忘錄，聲明保對和約各項問題之態度。於保加利亞之邊界，決定仍照一九三八年之舊界；此項決定了臨時辦法，該項問題尚須在二十一國和會中討論。關於和約締結後立即撤退佔領軍問題，莫洛托夫聲稱：蘇軍由於佔領奧地利須要暢通之交通綫，因此不能離匈。英美對此表示反對，未作決定。關於保加利亞應予希臘及南國賠償問題，未規定數目，而交由和會中規定。在匈牙利賠償問題中，英美要求減少休戰條款中所規定的數目（原數目爲三億元），但莫洛托夫指出：最近匈牙利赴蘇代表團

簡訊

埃總理席德基五日稱：否認美報所稱英軍撤退已達協議之說。

紅軍完全撤離伊朗　伊已準備改選國會

（新華社延安八日電）據各方報導：少數紅軍已於六日完全撤出伊朗阿塞拜疆，因而蘇軍自伊朗的撤兵業告完成。大不里士廣播稱：當紅軍撤離伊朗阿塞拜疆邊界附近的克里文芝時，民衆紛紛贈以鮮花，街道上排列着數萬歡呼的人羣，阿塞拜疆民族軍的刺刀上插着本國與蘇聯國旗。過去五年中曾給阿塞拜疆人民無數幫助的蘇聯兄弟的離別，使每一個別人抱有依戀之情。六萬人的羣衆大會致電皮希瓦利與蘇丹尼，誓爲協同伊朗阿塞拜疆的自由權利而鬥爭。

又據塔斯社電：伊朗已成立最高選舉委員會，準備改選國會。該委員會已決定立即印製第十五屆國會的選票。伊朗報紙稱：伊總理蘇丹尼已訓令各部協助準備選舉工作，並制止任何威脅選民的企圖。

汾陽水利工程三部曲

——汾陽水利工程委員會訪問記——

力孝

（三）退水

從汾陽縣城一帶走過的旅客，當那像明鏡一般的湖水映在他們眼前，春風吹來湖沼的潮濕的氣息，從水面飛起了鷺鷥的雪白的天鵝鳥的行列……他將要讚嘆的說：「呵！這是多麼美好的風景呀！如果水面上再漂動着小小的白帆船，就更好了！」

是的，這湖水誠然是美麗的，它是天鵝、鷺等水鳥的樂園，也是魚類的家，當早晨太陽上升，湖面出現了一片燦爛的紅光時，它就是像西子湖似的可愛呢。

然而，這樣的湖水在羅城一帶的農民的眼裏是多麼的可憎恐呀！由新河帶來的貪得無厭的黑龍，霸佔了他們五百六十頃的良田，使他們的眼淚流集成的湖，使他們嘆息有如雁羣的悲鳴。

多少年來，他們盼望着，他們已失的財產能夠回來，然而除了八路軍共產黨，再有什麼人能夠幫助他們呢？

現在讓我們先研究一下這個湖沼吧。如果我們坐上飛機在天空一看，就會分明的看出共有三個湖，（如圖）當中隔着一條新河，有如西子湖的蘇堤，因爲新河比地面高，所以湖水不能淹沒它。

靠羅城的湖最大，南北七里長，東西四里寬，水最深處約大尺，估地約二百八十頃。田地的主人是羅城、小羅城、古浮圖、大相、小相、盤善、下傍等七個村莊的。爲了方便我們把這個湖叫着甲湖吧。

靠西馬寨的一個略小，南北十里長，東西二里寬，水最深處約四尺，淺處一尺，估地約二百三十頃。田地的主人是盤善、小相、羅城、西馬寨、中寨、東雷家堡、下傍等七個村莊的。我們把這個湖名爲乙湖。

靠近西程家莊的一個又略小，南北三里長，東西一里寬，估地約五十頃，我們叫他爲丙湖。

甲湖和乙湖都是由新河決口形成的，從民國二十二年起直到現在已經有十四年之久了，想想吧，五百一十頃良田在這十四年中少產了多少糧食呀。如果以每畝五斗計，即損失二萬五千五百石，但實際是比這個數目多的多哩。

丙湖是峪道河的邊山山水於一九四四年淹成的。

民主政府決定要退水了，第一步是挖深新河，因爲既然新河比地高，當然只有把河床挖低才能把水退出。從甲湖的小羅城南界起，到鶴安村南界止，共長十里，要把河挖寬五尺，挖深二尺，準備把湖水引入流歸汾河。

把新河挖低後，從甲湖開了兩個水口，從乙湖開了一個水口，從丙湖也開了一個水口（見圖）這回的工程共二三二六土方，需工一五五五個，動員了十四個村子，參加的人員每天有一千二百人左右，從三月廿三日開工到二十五日完成，共費兩天。

甲湖從三月二十八日起退水，退到四月十五日止，共二十天，退了全湖三分之一的水。因新近文水新河王湧村決口增加了新水，所以多退了十天。共退出約一百二十頃田地。

附圖

乙湖在挖河前把水移到舊河裏，從二月二十四日退水至三月二日共七天約退出十五頃地。挖河後又退了兩天，從三月二十六日起至三月二十七日，兩次共退出一半土地——約一百一十頃。丙湖因地低，這次沒退水。

由於這次沒有把水退完，於是又來了個第二回，第二回決定再把新河挖深一尺五寸，挖寬五尺九寸。從四月二十一日開始，到二十四日挖完，共二一六〇土方，需工一六〇人以上。動員十一個村子，參加人員在三千人以上。然而這回比起第一回來就更難挖的多了。第一回挖時，腳下有五寸深的水，河底是沙土。這回就有二尺深的水，下半截腿要經常浸在冷水裏。而且挖的是焦泥，有些地方一個人一天只能挖半土方。（過去一天挖一土方）

據領導這個工程的金鑑同志於四月二十四日估計：甲湖於五月一日二次退水，退十五天，退的頂好能退出二百三十頃地，剩五十頃。退的不好，就留的多，可能留一百來頃。乙湖於四月二十七日開始退水，再退兩天，估計退的好能留十五頃。丙湖於二十五日退水，退兩天，估計退的好能留十頃。

據金科長談，第二次退不完就不能再退了，因爲河底下是石底子了，挖不動。水退之後，甲湖淤出的地，今年就可種高粱，乙湖因水淺十四年來長了滿湖的蘆葦，不好開墾，所以今年不能種。

關於退水的工程，政府鑒於老百姓既然多年失去田地，未曾補償，便由公家出資僱人動工。因爲不是徵工所以決定每土方二斤半小米。我已發出七千斤小米，估計還得五千斤，共得一萬三千斤，合五十大石。

當開始動工時，有個別老百姓懷疑，以爲退不了，但到真的退水時，知道能退了，就爭的要先退。東雷家堡有一個貧農，今年七十八歲了，他說：「咱們活出來噢，金科長是禹工轉世投胎的，給咱們消這苦難，興利除弊……金科長是一個三歲的小孩都認識了。」另一個說：「日本人在這裏七八年，他們盡說些空話哩，沒有八路軍首長，這水就退不了。」

是的，在這八年的抗戰當中，人民已經認識了我們，知道我們是能夠戰勝一切的，知道唯有我們才是創造世界的人。（完）

汾水民歌

可戈

其一

天連水，水連天，
那一年能像這一年！

其二

汾水長，汾水流。
汾水流進我心頭，
共產黨來了，
豐衣足食不發愁，
已往打五斗，
今年打一石，
永遠記心頭！
永遠記心頭！